

世纪文存
摩登文本

男友

MODERNTXT

◎ 叶鼎洛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世纪文存

摩登文本

男友

MODERNTXT

© 叶鼎洛 著 陈子善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友/叶鼎洛著.陈子善 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1

(世纪文存·摩登文本)

ISBN 7-5339-1907-6

I.男… II.①叶…②陈…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6991号

男 友	
叶鼎洛 著 陈子善 编	
丛书策划 李庆西 夏 烈 责任编辑 邓东山 蒋 莉 装帧设计 李庆西 夏季风工作室 内文制作 张坚华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b@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81 千字 插页: 4
	印张: 11.375 印数: 0001-8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907-6/I·1639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编者荐言

陈子善

叶鼎洛何许样人？他的名字在中国文坛上湮没多年，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人提起。其实，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叶鼎洛的新文学创作颇为活跃，也颇有名气，曾与创造社著名作家叶灵凤一起被誉为“文坛二叶”。

叶鼎洛(1897—1958)是江苏江阴人，自幼喜欢东涂西抹，曾就学于上海美术学校。后移情于文学，先与赵景深、焦菊隐等发起成立绿波社，又参与田汉主持的南国社的活动，还与创造社诸子交往甚密，曾协助郁达夫编辑《大众文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初，是叶鼎洛小说创作的喷发期，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脱离》、《男友》、《白痴》、《他乡人语》，中长篇小说《前梦》、《双影》、《乌鸦》、《未亡人》等。四十年代的叶鼎洛曾在西南联大担任美术教授，又在大后方各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一九四七年叶鼎洛“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在江阴中学执教。进入五十年代，叶鼎洛的晚景有点凄凉，受到政治审查，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梨园子弟》也被抄没，最后在孤寂中病逝。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一代以郁达夫为首，那么叶鼎洛可算是“郁达夫派”的传人之一。叶鼎洛多才多艺，不但擅长丹青，成名于新文学创作，而且精通古典诗词，京昆、话剧也是行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多面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鼎洛是上个世纪新旧交替的风云变幻时期出现的一位风流倜傥的文

坛才子。

研读叶鼎洛的小说,你会惊讶于题材的广阔多样,情节的离奇曲折;而文笔隽秀如行云流水,感情细腻如工笔素描,也不能不深深吸引你。叶鼎洛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无不性格内向,对社会的歧视愤愤不平;叶鼎洛爱情小说对青年男女恋爱心理的刻画也缠绵委婉,真切动人。尽管有人把叶鼎洛视为“郁达夫派”的普通一员而不予重视,尽管有人对叶鼎洛小说中的伤感颓废情调颇有微词,但叶鼎洛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说他受郁达夫影响则可,说他没有自己的追求则不可。

叶鼎洛之被冷落多年,他的小说佳构的“重见天日”,应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他的《男友》等作品触及较为敏感的同性恋题材,在当时有其冲击传统观念的意义在。为了保持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原貌,我们仍选用了这篇叶鼎洛的代表作。

目录

男友

以信代序 /003

男友 /006

从江南来 /018

大庆里之一夜 /032

姐夫 /045

友情 /074

宾泽霖 /081

拉丁区的案子 /091

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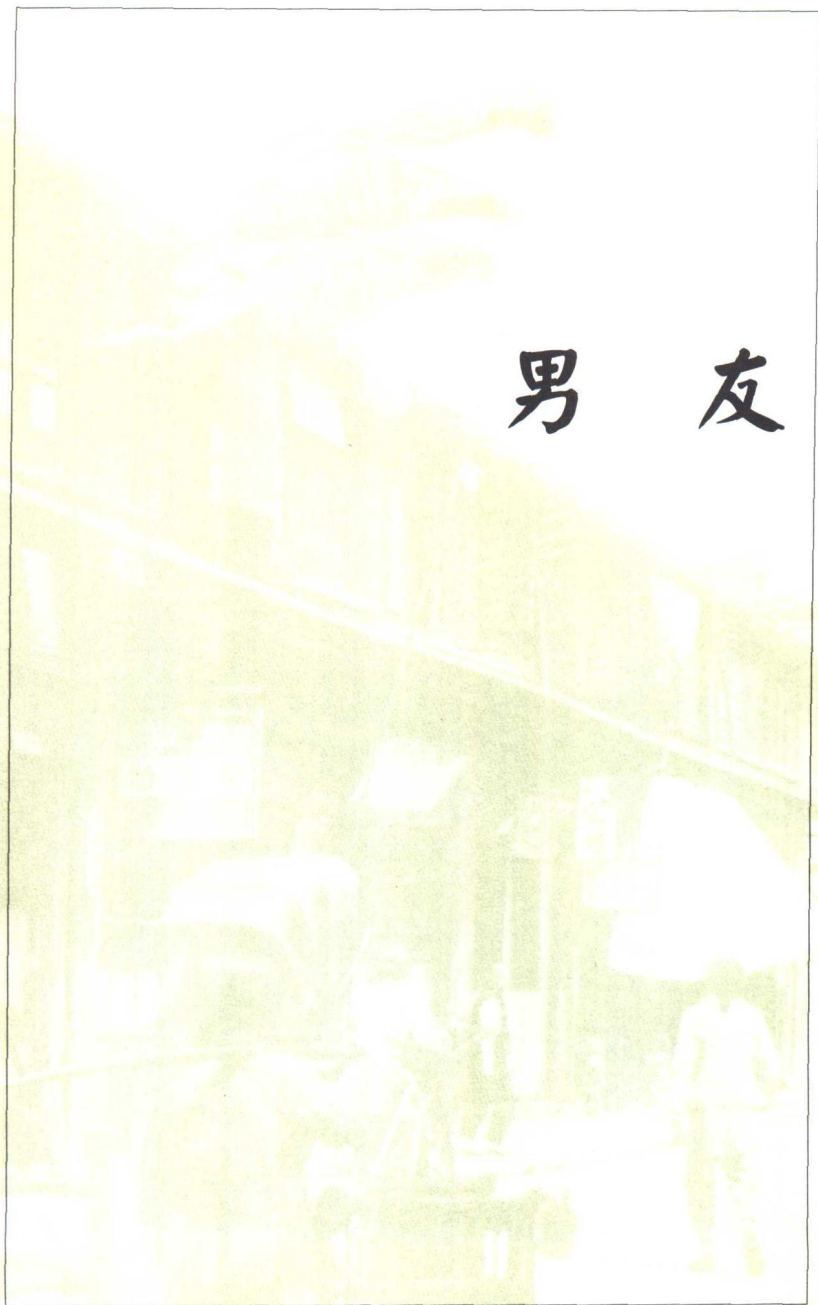
双影 /123

未亡人

未亡人 /185

篇末致读者诸君 /355

男 友



以信代序

寿昌兄：

我来N海岸快半个月了。初来时是很好的晴天，后来便每天下雨，一直下到今天了。下宿的庭中有一株大梧桐树，墙外又有一道清溪，更深夜静，听听雨打梧桐声，溪水潺潺声，颇能在我的精神上加了些沉静的绿色，这是可以告慰的。

但是我的心境并没有因此而平静，我的麻木状态也并没有因此而稍减，目前所能告诉你的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你假使是同情我的呢，或者会替我抱悲观。

我在奉天时，就想回上海之后把我近来的情形和你谈谈，到了上海，你是那么忙，我又是那么懒，住了一个月，也竟没有谈过什么话——怪来怪去也只能怪我自己，去年和你同住得那么久，也并没有谈些什么话，我这种不喜欢说话的脾气终是自己觉得最不痛快的。

从前的事都是已经过去的了！自从去年发秋风的时候起，我的精神就一天一天消沉下去，委顿在不可名状的疲倦当中。虽则在新少年公司的和暖的冬日底下，以及许多朋友聚谈时还有些能够振作起来的样子，其实已经很委靡的了！春初到了奉天，在黄沙白雪的地方过了些日子，我的精神更一日一日地沉，也不知道是吹了塞外的罡风呢，还是中了酒的毒，我的神经就趁此纷乱，晚上做些噩梦，白天疲软不堪。头脑中如藏着一团乱丝，心里面像埋着一块冰块，因此闹了两次怪病，身体更受了些伤。等到回上海来，表面上看

我还像个人,实则已变成了块化石了!你不晓得,当我从“南国”的大门口进来,你们大家给我以一片欢呼,我听了之后实在很不好过呢。

从奉天到上海来,我还想打起精神帮你们的忙,实现我们从前计划的事业,不料一到上海,被炎炎的毒日蒸了几天,我的稍稍鼓起的兴致,又如一堆纸灰,化为微尘而四散,看到什么东西都嫌麻烦,极细小的事情也可以叫我冒火,于是我又想逃避,就动了到日本来的念头。

我到日本来,自以为想读书,其实只好算养病。一个人的精神涣散到了这个地步,还想读得下什么书?为今之计,养病比读书还要要紧,一切的事只好等精神恢复起来之后再说。所以你劝我说“到N海岸不如到市,N海岸是没得味的。”实在还不知道我的苦处。我现在是讲不到什么味不味,就是再有味的事物也看来很淡漠而无味的,味之一字只好等精神恢复时再说吧。然而我的精神不能够恢复,也还是不得而知。

在“南国”时,大家东倒西横,还不觉得我怎样委靡,来到日本,和这岛国的人民比较,相形之下,我就明明白白是个病夫了。在街上走路,大家都要朝着我看看,大概是见我的面孔这么黄,步伐这么慢,都在那里奇怪。我想到这里就异常痛心,异常气馁,有些时候更灰了一半心。

N海岸的风景不算坏,既有青山,又有绿水,可以吸到水上的清风。可以听见山间的鸣瀑,但是这些东西都好像和我隔了一层薄膜,感不到什么好处来。所谓好图画,好音乐,终究为有好精神的人而存在,精神残缺者是享受不到的,我现在正是个精神残缺的人,任是再美丽的东西也引不起我的心的共鸣,又何从去享受这些快乐?唉!这种苦处是没有方法告诉第二个人的!总之我是飘摇终日,无所适从,一天到晚恍恍惚忽过着漫无目的的日子,又好像闷在一只暗铁箱中喘气,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板上起了些什么纹路?或者

竟成了一块光板也未可知。即如那天你送我们到码头上，照理而论，我就是再懒得说话，当那别离之顷，也应该稍稍有一些感情，和你说一二句话；可是我和你握了一握手之后，竟糊糊涂涂走到舱里去了。等到S君提起你，我才觉得似乎少做了一件事，但是再出来看你的时候，你已经老早走了。这一类的地方，我想你或者会奇怪我的态度有点改常，那么就这一点改常之处，你便可以推想出我的心状来了。

我们现在预备搬家，搬到山背后的一座小屋里去。那地方离街道又远了一些，立在廊上可以望见海港，庭园中又有些鲜花，是带着些寺庙气的清静地方，无论养病，无论看书，都是很适宜的，然而寂寞是免不掉的了。这异国的寂寞，对于我好也不得而知，对于我坏也不得而知，假使我的来日还不很短，那么我的生活或者还有所转机。

这信是勉力写起来的，照我的精神实在写不出东西。现在已经觉得很疲倦了。槐秋、梦鹤诸兄处，本来也想写信给他们，但是也只好等明后天了，请你代我问候他们。还有伯母，还有天真烂漫的海澜，都替我问候。祝你康健。

弟鼎洛 九月十二日

男友

他这次脱离FN学校的缘故，别人只知道学生不满意他的无责任心，但是他自己确知道许多的原因都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是因为自己和一个学生要好的关系，因此才使五百多个学生竟有四百个反对他。

他以为这件事也本来极平常，而他们竟把来做了他最大的罪状，所以他很有些好笑而不平，因这道理，他也不瞒人家，就把这件事来公开了。

FN学校是W省首屈一指的学校，一般人常指为W省文化的中心的，正在众山拱抱的C城的南门外，背山面水，地处高岗。学生从四下里爬山过岭而来，离开黄土泥砖的山村，一旦能被养活在这半中半西的巍然大厦中，个个都自满已享尽了都会的文明了，而他刚从比那里更繁华的家乡跑到那里，却看得那些东西都是颓壁败垣，荒芜满目，那些学生又个个豹头环眼，龟背牛腰，还自岸然自傲，比起他家乡的小朋友，以及自己少小时的风度，无端使他暗中总含了一些敌意，关于周围的感觉上，日子越久，越使他难堪，越不痛快。

不过因为这一层道理，反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偏偏要在那泥沙中间淘一些金子出来，看看那里面究竟会不会有比较美好些的一个，就不论上课退课，在学校里在街道上，冷眼观察起来，一个一个从他们的姿势上，身材的比较上，皮肤的色泽上，眉目部位上，面部表情上，仔细地审判起来。

这是无疑的，任是一样极不出奇的东西，只要你加以注意，就

会发现了奇趣,最后那一粒金子的光竟闪了出来,被他发现了一个清俊的C君了。于是他把这日来的成绩,这得来的一点光荣,时时和几个投机的同事讲,如一个猎人获得一个重大的野物回来,要使别人增加他自己的快活。

本来一班青年教员们,关起房门来的时候,他们的放纵有时比学生还要厉害,在教育上直着喉咙喊了一天下来,正要找一些消磨黄昏的娱乐,对于这种批评年轻学生的美丑的事也是势所必然的。其中有位名义上担任训育主任的,开起正式会议来贡献意见最多的,学生犯了过错就要叫到房里去恩威并用地劝诫的教育教员T先生在平常没有人的时候,最是风流自赏,听到了这一宗最近的他的新发现,格外地深表同情,并且把自己从前在K地时的经验告诉大家,并且把那K地方的弟弟的来信的意思告诉大家,似乎是表明自己有这样例外的福分,又一旁鼓励他说:既是这样用心,如果真的合意,就不妨结识一下,也是一时的韵事。这一来教员中竟有好几个知道了这个人了。幸运的C君,就成了一班教员的注意物,可爱的小学生,他的身上时时有风流教员们的怜爱的目光追随着。而他呢,自从听了T先生一番经验之谈后,越发加增了些趣味,越发在C君身上添几分娇爱。

有一次是残冬的晚上,院子的一角上洒着几点寒星,屋缝里还薄薄结起一层冻雪,夜寒逼得他不能在房中做事,正无聊地在回廊上低低哼着些京调。隔壁Y先生听见了他的声音,隔着门喊他进去烤火——Y是他的同乡,常常用倒像不像的W地方话语和他说话的。他听了这声音,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哦!念念不忘的C君也正坐在火盆旁边哩!——于是他们这一件事就从此起头了。

那时他心里竟好生跳动,如恭临盛会一样,好好的拖一张凳子到C君身边,坐了下去。当时除开Y先生,C君和他自己外,还有两个在他们认为感情很好的学生在一起。大家正在谈些笑话,都笑得弯

腰曲背。他本来关于笑话方面的材料很多，如今添了一个他，那团体里自然更不愁枯燥了。

从他平日对于C君的观察所及，实在是C君笑的时候最动人，在这一次能够充分领略C君动人的笑脸中，他自信得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就尽量地搜肠刮肚起来。

但是C君笑起来，总不肯把面孔给人看，总处女害羞似的低倒了头。当着—个学生在教员面前这样笑，自然总想检束几分，要忍住笑。C君右手的一个食指就一直衔在嘴里，并且扭着腰，靠在台子上。这种姿态更动人，他越不肯放松，就格外找些好笑的材料来兜引大家，后来果然成了功，C君忍不住了，喘吁吁地喊着“要笑死我了”，就笑得全身震动起来。

这妩媚的笑呀！不能使他矜持了，他把全盘的爱慕交给一只左手，叫这左手轻轻地到C君的背皮上拍了一下，又用极温存的声音说道：

“C！C！不要笑了吧”。

这声音的末尾，C君就忍住了笑。他的胆子因此也大了一点，而还怕那一种举动尚不足以使C君了解自己对于“他”的爱惜，在C君漠然的状态上也还未能满足自己的希望。过了一会，那迫切的心情又逼着他再做一次尝试：他的左手又轻轻压到C君一条屈着的右腿上，显得十分关心地问道：

“穿的棉裤？冷不冷？”

“棉裤——不冷。”

十七八岁的C君早已懂了人事，当着几个人有位教员这样温存地关切，他应该知道这里头的用意，了解这一点深情。他回答那句话的时候，显见得是非常感动着的，并且



那躲在黑影里的眼睛，也含着许多的悦意朝他斜过来，更显然在那里补那句话之不足，他的眼睛是在说：“谢谢你！我已经知道了……”

那样的神情中，另外两个学生似乎并不觉察，在他只看出他们对于C君微微露出一一点诧异与嫉妒，而他的同乡Y先生早就看透了他们从中作弊的行为，忍不住要笑，又故意要作弄他，就说：“不要烤火了，大家睡觉吧，”一棒就把他们打开了！

又过了一天，是个同样的晚上，他刚从外面要走进房间去，房门却是里面闩好了。这从来未有的奇事使他生了种种幻想，轻轻地在房门上叩了几下。

哦！里面给他开门的正是念念不忘的C君！C君竟私自进了他的房门，并且把他的房门也掩了起来，这简直是一件应该隐秘而周密不可以被人家知道的事呀！他看C君比往时更带了几分羞涩，他心里震动得说不出话来，只照着C君的意思把门又关了起来，拿了一本书倒在床上。

“自修室里闹得人要死，所以我到你房里做事。”C君很不安而悄悄地说，一边似乎要把东西搬出去了。

“不要紧的，你尽管来，横竖我晚上没有什么事做，要看书的时候我在这里看也很好的”。他惟恐C君要出去，赶紧从床上坐起来安慰“他”。

他照例每晚总要吃一点小点心的，今天那点心更是用得着的一宗重要礼物，他不等那老时光到，就去叫了两碗面来，“吃呀不要客气，”逼着C君畏畏缩缩地吃了下去。他又看见了C君的可爱的小嘴巴和柔绵的小手，还有洁白的牙齿！当时C君似乎很难为情，一边似笑非笑的吃着面——这礼物！一面不放心那掩着的门，生怕有别的同学走了进来。但是C君越是想要避开他那在“他”身上寻觅什么东西似的目光，反而不约而同地四只眼睛时时要互相传递一下。C君是害羞得忍不住要笑了，而他于是乎觉得C君是十全十美好看不

过的了——自C君头上黑而松的头发下来一直到洁白的袜子，无一样不合你的意——C君身上任何一样东西也在那里脉脉含情地牵引他了，他已经完全被迷住了！

从此以后，他的一颗心已经被C君吸引住了，一刻不见C君，心里就不乐意，除开不得已而上课，终日不辞劳悴地四下里追踪C君的影子。C君的宿舍就在他的楼下，开出门来可以望见C君的宿舍门，所以他稍得闲空就在门口扶着栏杆朝底下望，而C君也是同样的；等他望着时，C君也早已站在那里了，看见了他总是笑一笑，就笑得他心头燃烧起来。

FN学校学生的头脑比别的学校新得多，所以出奇的事也常常有，他深知这种情形，不得不含着隐衷以防不时之虞。他看有个学生和C君一起走着，总以为那可恨的学生要把C君从他手里劫夺去了；有个学生和C君谈着时，总以为那讨厌的学生也在那里诱惑C君了。因此，他又想干涉C君的自由，而竟是替他保镖了。

有一次他各处找不到C君，后来才知道在场上打球，他也就插身其间同他们打起球来。许多学生看见他忽然如此降格而来，又是那副七上八下的神气，大家都笑起来，然而你们哪里知道他的苦衷呢！

忽然C悄悄对他说起来：

“出去玩玩吧……”

这句话何等动听！但是为着要掩众人耳目，并不答应，只做一个暗示，先走了出去。后来C君也来了。

“去画画吧。”

C君说。C君的意思不是要画画，不过觉得刚才说的“出去玩玩”似乎对着教员很不顺口。

“多叫两个人好不好？”

他说这句话也不是他愿意说的，不过他的怯弱性偶然逼他说出来。

“人多了我不去，我懒齿得他们。”

C君忽然像发了气。

“好，我们两个去。”

这样他们出来了——也是极秘密的，他在头里走，然后C君也跟出来，因为要免人注意的意思。

其时太阳已经打斜，他们走着时，躺在地上的两个影子显得很长很长的。走尽了一节高低不平的泥土路，上了崎岖山径，来到一个平岗上面。那正是平时FN学校里人散步所必到之处，可以望见C城全景。他们坐下来时，后面一条大江正在闪出白色的天光，沿江的工厂微微吐出黑烟，正如有个美人躺在江干，她的头发被和风吹得松松飞舞一样。前面是一带矮小的乱山，饱受一天娇阳而自变其颜色。他们脚底下是一个清碧的寒潭，碧波上浮着几对家鸭，来去追游，高兴得扑起翅膀来呷呷地乱叫。他们眼睛所注意的就是这些东西，却彼此觉得无话可说地默然起来。

过一会，C君用着一种闲谈的样子而不抬其头的突然说了一句：

“你看要好的男朋友分离了以后，痛苦不痛苦？”

这句话显见得C君的深情了，但是他颇有些怪脾气的——对于女子也如此——他在别人不睬他的时候很着急，别人来俯就他却又要故意支吾，——他却把C君的问题置之淡然，只含含糊糊有气无力地说道：

“怕是的吧？”

他们从平岗上翻过去，越走越远了。等到回顾FN学校只隐隐约约露出在山头的时候，已到了一片茅柴萧萧的乱坟场里——这地

